

刘志琴 著

大明首辅

張居正



透視晚明政治
解读时代巨人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刘志琴 著

大明首辅

張居正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明首辅张居正 / 刘志琴著. —北京 :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2014.9

ISBN 978-7-5176-0106-7

I . ①大… II . ①刘… III . ①张居正 (1525 ~ 1582) —传记 IV . ① K8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92839 号

大明首辅张居正

著 者 刘志琴

责任编辑 蔡红英

出版发行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编 100010)

(总编室电话 010—65592876 市场营销部电话 010—6559849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通州鑫欣印刷厂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22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6-0106-7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经销公司联系调换。

序言

改革家重在身后的评价

改革家素来是以政绩作为评判的依据，政绩都产生于当朝，何以要认为改革家的评价重在身后而不在当朝呢？

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因为历史上改革家的结局往往都很悲壮。他们为了富国强兵而鞠躬尽瘁，立下丰功伟绩，可个人的下场却非常惨烈：商鞅被五马分尸，王安石在孤独中郁郁而终……他们都是位极人臣的宰相，即使贵为至高无上的君王，在改革中难逃覆灭的也大有人在。赵武灵王为了军事改革，推行胡服骑射，却被反对派包围，活活饿死。这些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都挡不住反对派的反扑，又何从指望当朝对他们有公正的评价？在大多数改革家功败垂成、惨遭不测的情况下，却有一个例外，他就是张居正。

张居正是十六世纪后期载誉青史的宰相。他从寒微门第中奋起，历经科举考试，从秀才、举人、进士步步进阶，官至内阁大学士，在万历王朝初年（1573～1582）当了十年首辅，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新政，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史书上称他为“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



张居正
大明首辅

“救时”这是很高的评价，这不仅表明他在王朝颓败之际是一位临危制变的大政治家，更以威震一时的非常举措彪炳史册。他因其赫赫功绩，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称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负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张居正是四百多年前明代万历王朝的首辅，王安石是一千年前北宋熙宁王朝的宰相，商鞅是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秦孝公的宰辅，他们都是远去的历史人物，可说起他们的改革业绩，却万古流芳，于今不衰。这三人分处于封建社会的不同时期，是封建社会创始、发展和振兴颓势的三大功臣。张居正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时得病而亡，是唯一在生前改革获得成功而得以善终的改革家，可他身后也遭遇不幸，全家被围困，饿死十多人。尽管历史的发展证明，他们力筹富国强兵，功效卓著，惠及后世；他们的改革思想足以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璀璨的一页；当政的统治者又无一例外地享用了改革的成果，而他们却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商鞅废除井田制，按军功授爵，奖励耕织，奠定了秦国中央集权制和统一中国的基础，此种变革影响之深远，足以使商鞅成为开创封建社会的第一人。商鞅时代是从周代的分封制转化为秦代郡县制的创始期，这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后的第一次社会大转型。不同社会体制的转型与同一体制下的变革不可相提并论。王安石和张居正的改革与商鞅变法不同的是，他们都属于同一体制内部的革故鼎新，具有同一体制改革评价的可比性，可他俩身后的是非荣辱却大不相同。

王安石实施青苗、均徭、农田、保甲、雇役等多项制度，使得国库转亏为盈，摆脱财政危机；张居正整顿官府，考察名实，清丈田地，推行一条鞭税法，振兴了衰弱的王朝。诸多创制都在后世得到延续和发展，直到封建王朝的终结。不论是北宋的王安石还是明朝的张居正，都以他们的丰功伟绩改写了当朝的历史，在后世也都受到毁誉不一的评价，但终其封建王朝的历史，无论是最高当权者还是文人学士，对两者的评论都很不一样，也使他们承受的荣辱并不相同。

以王安石来说，在从十二世纪到十九世纪的七百年间，除偶有慧眼识俊杰者为其才能表白外，大都给以指责和抨击，《宋史》把王安石变法视为北宋



祸乱之由，这一看法几乎盖棺论定，对后世起到了主导的作用。清代的《四库全书》不仅对变法全盘否定，而且凡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都给以“彰善”的美誉，遇有为王安石变法辩护的则概以“瘅恶”论定，以致有“受谤七百有余年”之说，直到十九世纪末，严复、梁启超才为之彻底翻案。

张居正死在任上，虽然得以善终，但身后家族的命运要比王安石悲惨。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同年年底即遭弹劾，次年“诏尽削居正官秩，夺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家产籍没，其兄弟张居易、次子张嗣修被流放，家人被围困饿死的有十多人，长子张敬修以血书鸣冤，愤而自尽。

从张居正家破人亡这一点来说，比王安石要不幸；若从身后的声名来说，王安石被诬七百余年，而张居正死后不足四十年即被昭雪，崇祯年间全面平反，恢复谥号荣衡，子孙袭职，并将张居正的故居改为张文忠公祠，以供后人瞻仰。《明史》盛赞张居正为政期间“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当张居正被诬之际，皇帝一声令下，群臣莫不胆战心惊，更何况人亡政息，对张居正群起而攻、落井下石的局势一度非常严峻。然而就在抄家籍没的当年，刑部尚书潘季驯、户部尚书王遵相继上疏追述张居正功不可没，虽然他们都被视为同党遭受贬抑，但为其鸣冤叫屈者仍然不绝于缕。当朝大儒李贽称张居正为“宰相之杰”；有的为他立碑称之为“社稷之勋”；有的刊刻遗集，自行出版；有的抚文追思，怆然泪下。由此可见，在张居正被诬后不久，官员、士大夫就自发地为其辩诬表冤。当然，这在历史上不乏先例，但令人玩味的是，为他平反的不仅有他的支持者，还有被他打击与他结怨的反对派，而且还不止一两个人，是一批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现象。

被张居正罢官的赵锦，直到张去世后才得以复职，但他一复职，即为张居正主持公道，要求宽恕张居正；翰林院侍讲学士于慎行复职后，适逢张家被抄，他义无反顾地致信执法人，要求执法时不要株连无辜，给张居正的家人留有生活的余地；当初得罪张居正而隐退的工部右侍郎陆光祖，复职后任吏部侍郎，又因为维护张居正，再次被降职；多次与张居正发生冲突，被连



张居正
大明首辅

降三级的骆问礼，复职后以一首《哭张江陵》公诸于世，以示缅怀之情。更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当初因为政见不同被张居正处以廷杖八十，被打致残的都御史邹元标称赞张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面对张居正，他竟然怀抱内疚，声称“奚愧矣！”天启年间他已白发苍苍，拖着一条拐腿为张居正的昭雪奔走呼号。

这不能不使人惊叹！张居正何德何能，竟然使当年力图推倒他的反对派又呼唤他的归来，且不顾个人的恩怨，络绎不绝地为之鸣冤？论人品和学问，张居正并不在王安石之上，王安石默默地死去，反对派犹追打不息，使其受谤七百余年之久。而张居正被冤的身后，不仅有支持改革者的辩诬，还招来一批反对派的追思，哀叹世上已无张居正！喜耶？悲耶？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在中国改革史上闻所未闻。

可这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事，竟然发生在明晚期！是非荣辱的大颠倒又是这样令人不可思议！

历史何以给了他这样的错位？

后人的追叙，也许能为我们解开这历史的谜团。

明代人说：

“居正受遗辅政，肩劳任怨，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板荡之后，而念老成；播迁之余，而思耆俊。”

清代人说：

“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

“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应该说，上述言论只是后人对张居正评价的很小一部分，但这一小部分却道出了足以发人深思的内容。他们都从“日久论定”“板荡之后”“封疆危日”等时间的检验和形势的变化着眼，重新评价张居正，这是超越个人恩怨对王朝安危存亡进行反思的肺腑之言。张居正逝世后，随着新政的废弛，时局急剧败坏，社会动荡，危机迭起，与张居正执政时的严明、富足与稳定形成极大的反差，面对这一动荡不安的局势，忧国忧民之士束手无策，又不甘心王朝的沉沦，梦想追回万历初年的盛景而又时不再来，张居正就成为“起



衰振隳”的偶像。当初被张居正踢翻在地、遭到打击的官员宁可丢弃个人私怨，重新拜倒在他脚下，固然表现出了这一批官员对王朝的竭尽忠诚和憨直、无私的个人品节，却也是无奈而又无能的选择。

晚明王朝不乏饱读经书、精明干练的能人志士，可他们所处的十六世纪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他们要面对的已不仅是朱氏一姓王朝的衰败，而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没落。在王朝末年力图振兴颓势而鞠躬尽瘁的政治家有之，但在封建社会末世，以回天之力使衰老的体制再现活力的唯有张居正。十六世纪末的中国历史，给了张居正与历代改革不同的背景和机缘。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从秦汉以来到明末，已经延续了一千八百多年，它本身不仅有创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多少次农民起义，推翻了一个又一个王朝，一次又一次造成封建统治系统的瘫痪，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仍然沿袭下来、发育起来，愈到封建社会后期，愈强化。发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连宰相的权力都收归皇帝所有，一切都由皇帝独揽，因此后世都把明朝视为封建专制主义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年，衰败的景象却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这样一种极度强化和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这一强弱相间相随的现象，反映出封建专制主义体制本身蕴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标志着这种制度已经百病丛生，沉疴临绝，不变则亡。张居正就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走向政治舞台，以非常之举推行新政，争得了王朝短暂的复苏。在此之前，隆庆元年的首辅徐阶做过尝试，继任首辅高拱也有过努力，但都以失败告终，狼狈离职。只有张居正获得成功，而这一最后的努力又遭到皇权的践踏，十年新政，顷刻间灰飞烟灭，这只能说明封建王朝所能留给改革的余地愈来愈窄，无论改革成功或失败，改革者都要遭受灭顶之灾，遂至无路可走，这个王朝的历史也就走到了尽头。

晚明的历史证明，只有张居正能挽狂澜于既倒，所以清代人说：“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明代的皇帝有十七位，何以只有一帝？因为太祖是开国皇帝，是创建明朝之父；宰辅多达一百六十余人，

何以只有一个？因为唯有张居正才扼制了王朝的颓败，成为“救时宰相”，对千疮百孔的王朝有再造之功，在这以前和以后都无人能超出其右。正因为如此，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断言：“明代有种种特点，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

拥有二百七十六年历史的明王朝，也有过能人辈出、群星灿烂的辉煌，可在梁启超心目中的政治家只有一个张居正。以这样高的评价给予张居正，这不仅是看重晚明这特定的时代背景造就的一代人杰，也在于张居正确有过人之处。明末的刘芳节自述他阅读张居正遗集的心情是：“手舞足蹈而不能已。”盛赞其是“千古奇人，千古奇书”。这刊刻在万历末年的《张太岳集》，系张居正的奏疏、书牍、札记和诗文的汇编，算不上鸿篇巨著，也不是刻意为文之作，却被明代思想家吕坤评为“庄雅冲夷，真醇正大”！盛赞这是典雅、深刻而又平易近人的精明之识，字里行间充满钦羡之情。张居正非有极大的思想魅力，不足以赢得后人如此倾倒。如果说这“奇人”是指他人生经历，那“奇书”当指他的胆识和思想。

兼有奇人和奇书的张居正，生于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终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在五十八年的岁月中，有三十五年参与内阁政务，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代王朝，并在万历初年，以十年首辅的政绩，登上他人生的高峰。



张居正
大明首辅

目 录

序 言 改革家重在身后的评价	1
第一篇 奇才出自平民之家	001
张居正出生时，家中已是四世同堂，因此他自幼就在曾祖父、祖父、父亲的熏陶下生长。曾祖父的豪爽、祖父的放纵、父亲的执著，以及颇有军人气质的家族传统，造就了一个全新的生命，他不是军人，却是指挥千军万马、运筹帷幄、力挽狂澜的大政治家。	
第二篇 少年才俊初长成	005
顾东桥大为震惊，立即召来张居正，当场出一偶句测试，曰：“玉帝行师，雷鼓旗云作队，雨箭风刀。”张居正脱口而出，对曰：“嫦娥织锦，星经宿纬为梭，天机地轴。”顾东桥一听，大喜过望，连呼：“小友，小友！”当场解下腰带相送，这是至交才能有的赠予，他竟然赠给初次见面的小孩子！又说：“你是首辅之才，将来要佩戴玉带，我这犀带配不上你，不过聊表我们相识之情吧。”	
第三篇 进退应对中的求索	013

 汉高祖刘邦本想废去太子刘盈，吕后迎来绮皓等四个老人，即著名的“四皓”辅佐太子，刘邦因为看到太子已经羽翼丰满，才不得不放弃废太子的打算。张居正也许受到这一故事的启示，窥测时机，应运而进，适时而退，不勉为其难。就这样，在风高浪急的嘉

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他急流勇退了。

第四篇 经受风云变幻的磨砺 031

在官场中一旦形成派系斗争，谁都会用放大镜挑剔对方的过错，谁有过错都逃不过对手的跟踪追击，当皇帝的往往通过操纵两派的长短，从平衡中巩固自己的统治。然而官官相护与官官相斗，很容易失去理性的审视，造成官场中是非混淆、黑白不分的黑暗斗争。

权力空当 032

内阁内讧 036

朝政的更新与失落 041

第五篇 在对外防务中初显身手 047

正是因为张居正的决心和斡旋，才使得戚继光得以在北方再展雄风。张居正力排众议，大破常规地任用谭纶与戚继光，从此改变了以文制武的传统军制。

从伸张将权启动军事改革 049

实行以防御为主的战略转移 051

封贡通市，改善蒙汉关系 052

第六篇 洞察时弊的对策 057

然而，张居正的想法过于乐观了。官僚系统的改革要触动一大批既得利益者，被整治的官员岂能就此罢休！他所存身的内阁就是潜滋暗长的火药库。

第七篇 在执政危机中胜出 069

事态的发展说明，一朝得势、飞扬跋扈的，未必是最后的胜利者，而冷眼旁观、审时度势的，最终显出沉默是金的分量。

权力较量中最后的角逐 070

以“铁三角”胜出 075

第八篇 从政治启动的改革模式 085

经济改革不是用简单的经济手段就能解决的问题，它牵涉到由什么人来组成班底，用什么规则来执行，仅此一项就与政治运作难分难解。张居正与王安石不同的是，他首先从整顿政府入手，进行政治改革，用五年的时间建成高效、严明的执法班子，使改革具有强有力的领导，有足够的力量以迅雷之势向全国推开，这才使得后五年能顺利地转向经济领域。

修明法度，示大信于天下 089

强化监督，整肃官府 100

第九篇 惠农利商的大手笔 113

张居正坚定地以“宜民”作为衡量新法的准则，突出“政以人举”的思想，把补弊救偏的希望，放在官员的选择和提高执政能力这一环节。事实上，一个正确政策的出台，并不能包打天下，关键是在于能否有得力的人才，正确地进行贯彻，及时纠弊补偏。

清丈土地，扼制兼并 115

推行一条鞭法，惠农利商 122

第十篇 近民便俗为本 131

在张居正变法中，最有威力而又脍炙人口的思想是：“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以“民”的需要和“势”的不同，来阐明变法的正义性和合理性，言简意赅地阐明了改革的指导思想。

因时顺势的变法观 133

功实为本、兼收并用的学风 137

第十一篇 以刚毅而决胜的品格 145

改革要触犯豪强权贵的利益，冲击习以为常的陈规陋习，对不思改革者来说，要丢弃已经习惯的一切，放弃既得利益，是件翻江倒海的大事，这会频频引发社会震动。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对

张居正的发难，不过是小试牛刀，反对者不会就此罢休。	
夺情、夺权与伦理风暴.....	146
以铁腕治国理政.....	152
第十二篇 多侧面的性格悲剧.....	157
这是截然不同的两张面孔：一是淡然面对滚滚而来的财富，一 是热衷于听取种种谄媚和谀扬。明智与浑噩、清醒与懵懂这相互悖 反的性格都集于一身，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两极的分裂？一言以 蔽之，是张居正的权势欲。	
寡情而重义.....	159
拒受贿，好谀扬.....	162
豪气、骄气和流气	168
第十三篇 新政理想的破灭	173
对张居正来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眼看可能失败仍作困兽犹斗 的挣扎。张居正虽然有远见之明，但纵使他有再多的智慧与权谋， 也敌不过皇帝的变脸。人在政在，人亡政息，制度造就人治的必然 规则，谁也逃不过这一场劫难。	
神宗的变卦.....	175
君主观的成败	180
不可化解的矛盾	191
第十四篇 世上已无张居正	205
张居正不惜摩顶放踵点燃的革新之火，为衰败的王朝赢得一度 光华。明末有人说他是“救时宰相”，这是褒奖，也是不幸而言中， 救时者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那发生在衰老肌体上蓦然一现的 回光，并不能召回已经逝去的青春，匆匆就被扑灭了。	
后记	213

第一篇

奇才出自平民之家

张居正出生时，家中已是四世同堂，因此他自幼就在曾祖父、祖父、父亲的熏陶下生长。曾祖父的豪爽、祖父的放纵、父亲的执着，以及颇有军人气质的家族传统，造就了一个全新的生命。他不是军人，却是指挥千军万马、运筹帷幄、力挽狂澜的大政治家。



张居正
大明首辅

张居正，原名张白圭，字叔大，号太岳，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生于湖北江陵。古人有以籍贯做代称的习惯，所以又称他张江陵。

江陵本属荆州，位于长江的中游，江陵的地名得之于其面临长江、山丘连绵起伏的地势。这枕山临水、尽得鱼米之利的优越位置，使这一地区从上古就成为华夏疆域的九州之一。秦代时就在这里设立了江陵县治所，成为一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随着历史的演进，起自上古的九州，有的没落，有的变迁，荆州却在后世持续辉煌，且以深厚的荆楚文化名扬天下。

荆州是楚国的发祥地，有二十代楚王在这里扎根，立国四百多年，三国时成为魏、蜀、吴三国必争之地。古诗《荆州怀古》说得好：“英雄争战几时休，巨镇天开楚上游。月夜与谁游赤壁，江山从古重荆州。”在这物华天宝之地，有诸多的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大显身手；论文才，也是名家辈出。屈原的楚辞、宋玉的赋、袁宏道的公安派、谭元春的竟陵派等，都在这里成就过雄文华章。陶渊明、李白、白居易、岑参、苏轼、陆游等诸多鸿儒硕学，也在这里留下了客居的芳踪。在人才荟萃的荆楚地区，张居正以改革家独树一帜，以至在历史上有称张江陵者，无有他人，必指张居正无疑。毫无疑问，张居正已成为江陵这一胜地的杰出代表。

然而，这一胜地对张居正一家却是荣哀并俱。张居正祖籍原本在安徽合肥，他的先祖张关保是朱元璋的大同乡，从青年时起就跟随朱元璋起义，因军功被授为湖北归州长宁所的千户长，自此入了军籍，成为世袭的军人之家。按明代的军制，地方部队分为司、卫、所三级，统兵五千六百人，每卫下设五个所，每所设千户长一人，统兵一千一百二十人，千户所下再分百户所，各统兵一百一十二人。张关保为千户长，属于中级军官，史册没有记录，只



是个无名之辈，但这军籍却对张家的子孙后代有重要影响。明代的社会管理分为民户、军户、匠户、灶户四大类，其中以军籍的监管最为严密，每一军户，必须有一丁服役称军丁，余丁可在家务农或从事其他生产。由于张关保千户长的职务已由在归州的长子承袭，因此在江陵的一系子孙不再拥有军职和俸禄，但户籍却还是按原军籍处理，继续承担军中的各种差役。但凡军籍之家，都要受到军制的严格管束，军丁不能更姓易名、过房改户，必须终身服役，除非老死或逃亡，才能由家中的余丁顶补入伍。所以先世为军者，后人往往沦为军中的最底层。

张居正的曾祖父张诚，就是这样一个有军籍而又要自谋生路的贫民。他生性豪爽，急公好义，自家生活艰难，却尽力周济穷人。因为他爱讲话却有些结巴，因此得了个外号“蹇子”，这是当地人对口吃者的别称。张居正初登首辅的宝座，就以曾祖的行事自励，言谈举止豪迈仗义，颇有其曾祖的遗风。张居正的祖父张镇，是一个谋生无能、行事放纵的兵卒，有痞子作风。他在荆州辽王府当差，为王府把门护院，是为护卫卒，这是军中最低贱的差役。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别号观澜，是穷困潦倒的落第秀才，居家务农。

张居正曾自述：“余少苦笃贫，家靡担石。”毫无疑问，这种家境只能勉强度日，在社会上处于底层。在身份严明的封建社会，要想改变贫贱的社会地位，唯有走科举道路，通过“学而优则仕”一步登天，换来荣华富贵。按明朝的制度，只要进了学，成了秀才，家中就可免两个差役，每年还可领到补贴膏火银。如果中了举人，那就很威风，报信的人拿着短棍，从大门打起，把原有的厅堂窗户统统打烂，工匠们跟在后面，立刻修整一新，这叫“改换门庭”。很快同姓乡绅前来联谱的，拿着生辰八字要求联姻的，自称门生来献媚的都会纷至沓来。出门有大轿可乘，赴宴有专设厅堂，犯了罪还可特赦……这对穷苦人家来说真是一步登天！难怪乎，千家万户要争先恐后地走上这一独木桥。

要过这座独木桥，对张家而言实属不易。明代限定军户只能有一名子弟应考，这无疑加重了军户报考的难度，但这毕竟是张家改换门庭唯一的希望，因此全家特别盼望能有一名子弟读书登科。张居正的叔祖父为此孜孜以求，

苦读了一辈子，只落得个府庠生的待遇。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颇有才子之气，二十岁上府学，下笔为文，挥洒自如；饮酒谈笑，不拘一格。可惜他时运不济，七次乡试全都名落孙山，直到自己的儿子成了翰林，他还是个不第的秀才，对此他仰天长叹：“今困厄至此，命也夫！”他把自己矢志以求而终身未遂的愿望寄寓给后代，勉励儿子说：“吾平生志愿未遂，望吾儿树立，用显吾祖。”张居正从政后，一度失意回乡，情绪低落，又是他敦促儿子重回政坛。虽然张文明一生潦倒，却执着地用满腔热情支持儿子在政坛上拼搏。

张居正出生时，家中已是四世同堂，因此，他自幼就在曾祖父、祖父、父亲的熏陶下生长。曾祖父的豪爽、祖父的放纵、父亲的执着，以及颇有军人气质的家族传统，造就了一个全新的生命。他不是军人，却是指挥千军万马、运筹帷幄、力挽狂澜的大政治家。



张居正